



生活滋味

老伯老婶们,粗糙的手,捧着新鲜翠绿的荠菜,眉眼皱褶里都泛着春光:“新鲜着呢,一大早,去田埂上挑的。”

春到人间一卷之

□郭玉霞

菜场上,卖野荠菜的摊点多了起来。老伯老婶们,粗糙的手,捧着新鲜翠绿的荠菜,眉眼皱褶里都泛着春光:“新鲜着呢,一大早,去田埂上挑的。”挑,就是挖的意思。

在周朝的《诗经》里,已经有了关于荠的诗:“谁谓荼苦,其甘如荠。”“东风昨夜到疏篱,早被游蜂探得知。花子又从今日好,人情须胜去年时。盘装荠菜迎春饼,瓶插梅花带雪枝。劝了亲庭眉寿酒,旋裁春帖换新诗。”北宋·李时《十二月立春》。宋朝的春盘春菜里,有一道重要的菜肴,就是荠菜。

而对于小镇上的人家来说,荠菜是春卷里最重要的食材,若是光有肉或其他,又怎能说是春卷呢?春来了,不享受一下春卷的滋味,岂不辜负了春天?

春天,是要回趟故乡的。父母不在了,姐仍守在故乡。姐说,回来包春卷啊!因为故乡的春天,田野上,不仅疯长着野荠菜,还跳跃着我和姐的童年。此时,我弯下腰,在板实的土地上挖荠菜,虽然感到有些吃力,但荠菜的鲜是有诱惑力的。“嘿,你好!”我与梳着两条羊角辫、挎着竹篮奔跑在田野上的“自己”打了个招呼。她却不理我,一个劲在冲着那边喊:“姐,这边荠菜多呢,快来挖。”那时的我和姐,无论荠菜以何种方式存在或隐藏,我们都会一眼识别。挖荠菜,一直要挖到荠菜装满篮。回家拣、择、洗,一篮子的清香碧翠,包在春卷里,一家人一起“咬”春天。

“够了,够了。”姐喊着我,终究是姐挖的荠菜多,而我每次一回故乡,吹着春风,就走了神。

跟姐一起去集市。买肉,买虾米,采购包春卷的其他食材。肉称好后,姐对女摊主说:“你绞成肉丁,我等会来取。”说着,就拉我去买其他东西。我说,肉放那放心吗?姐说,熟人。买坨粉时,我见现成的方方正正的一块,姐却坚持要买粉状的原材料。且说,她买回去自己“兜”坨粉,我说,母亲的手艺你也会了?食材备齐,各自忙开,择荠菜,泡虾仁……肉丁、荠菜、虾仁,还有坨粉,再加葱姜油盐糖,经过几次搅拌,春卷馅就成了。

姐打了电话,让卖春卷皮的送5斤春卷皮过来。5斤?我惊讶地问道。她说,是要这么多呢。

摊开一张张薄如纸翼的春卷皮,馅放其中,从一边卷起三分之二时,将两边一折,再卷,食指蘸入清水,封口,两侧捏紧,这样油不会钻进去,既省油吃起来也不会太油腻。

春卷包好了,锅里的油烧至八九成热,放入一条条裹着白色面皮的半成品春卷,渐渐地,锅里的油和春卷热闹起来,鲜香味四溢。渐渐地,春卷成了金黄色,装盘,迫不及待地捏起一条。烫,左右手换着,咬上一口,“呼”一口气,荠菜和肉的香,皮的脆,慢慢“俘虏”了我的味蕾。

这是春天的味道,故乡的味道,更有亲情的味道啊!

左邻右舍说,你家的这个春卷真香啊!

城里的家人们说,原来这才是春天的味道!

心香一瓣

一路走来

老人家逐一打开,按序排好,望着我说,奠基章,创业章,开拓章,奋斗章,发展章,这个顺序不能颠倒。老人严肃又可爱的神情,令我肃然起敬。

功臣逸事

□陈建丰

□陆应铸

一般情况下,我不接听陌生电话,那天没留神触碰了接听键,传来的声音却并不陌生,是李老师,40年前,我在一所乡镇学校做高中语文老师,他是我的同事。

多年未见的李老师辗转联系我,只为把耄耋之年的舅舅介绍给我。舅舅名叫蔡东臣,在他们那个近百人的大家庭里,舅舅曾经如谜一样地存在,退休后脱密期满,家人才知道舅舅原来是一名功臣,搞卫星发射的。甲辰龙年春节前的一个大雪天,我见到了蔡东臣。

话匣子从“最难忘最有趣的一件事”打开,1992年8月,蔡东臣跟随运输卫星发射装置的专列来到甘肃酒泉,奉命参加发射某编号卫星的试验任务,吊运,组装,检测,准备工作都在按计划进行,技术人员在检测箭体时发生意外,火箭箭体上端数公斤重的镇流设备掉落,箭体被砸碰,刮蹭掉了涂层,留下明显擦痕。事发突然,情况紧急,总指挥下达命令,所有工序暂停,要求负责“结构”的蔡东臣迅速提供箭体安全情况报告。当时,蔡东臣是赤手空拳只身前往执行任务的,箭体所有数据资料都不在现场,时间紧急,任务紧迫,怎么办?他没得选,只有冲,迎难而上,挑灯夜战,废寝忘食,分秒必争,测量,建模,运算,终于在次日凌晨三点多钟,拿出科学报告,并签下姓名。他知道自己所写报告的分量,也懂得这个签名意味着什么,从那一刻起,蔡东臣的心便提到了嗓子眼,直到卫星发射成功的消息传来,现场一片沸腾,他却一个人躲在角落里,掏出厚厚的演算纸,望着它们,良久,泪目。

像这样的“历险记”,蔡东臣还有许多。时过境迁,提及自己当年在航天科研领域立下的赫赫战功,老人家一笑而过,风轻云淡。每个老人都有自己的情结,退休多年,蔡东臣的目光始终离不开浩瀚的宇宙与璀璨的星空。他慨叹,当年我们一年发射一两颗卫星,就感到非常骄傲,现在一年可以发射六七十颗,2023年中国发射的每一颗卫星,他都记得清清楚楚,他可以掰着指数给你听,从哪个基地发射的,属于什么类型,承担什么任务,如数家珍。那神情,就像一个老羊倌在点数新生的小羊羔,又像一位果农在计算枝头果实,平静中透着欣喜,充满了由内而外的自豪。

说起传奇的读书求学经历,蔡老脸上露出孩童般的得意——你们谁也想不到。在建湖县冈东乡风华村农家长大的蔡东臣,1956年毕业于盐城中学,当年考取南京航空学院,那时候南航师资力量匮乏,蔡东臣1957年暑假结束后,又被浙大工程力学系(当时为了保密,对外称“11系”)接收,在浙大读了5年,加上在南航读的1年,他本科读了6年。

1935年出生的蔡老,看上去仿佛七十多岁,面色红润,慈眉善目,步履稳健,是那种一见面就会让你感到亲切的健康老人。他先后在北京、上海航天科研机构工作多年,退休前公开身份是上海新中华机器厂高级工程师,出于保密需要,家人们并不知道他承担着航天科技重任,经历并见证了共和国航天事业众多的“第一次”。老人家从手提包里拿出一摞获奖证书、立功奖章,这是崭新的,却又一直是尘封的荣誉,上面落款,有国防科工委,有航空航天部,有上海航天局试验队,还有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1999年6月颁发的中国航天系列纪念章,共5枚。老人家逐一打开,按序排好,望着我说,奠基章,创业章,开拓章,奋斗章,发展章,这个顺序不能颠倒。老人严肃又可爱的神情,令我肃然起敬。

一双小小的虎头鞋,从大姑奶的手里,传到表嫂的手里,兜兜转转,接力的,是一家人最真、最暖、最长久的情,更是一份快要失传的老手艺,在亲情里,静静延续。

虎头鞋

小孙儿出生以后,家里添了数不尽的欢乐。最让我心里暖暖的,是一双又一双小小的虎头鞋,藏着长辈说不尽的疼爱。

如今会做虎头鞋的手艺人已经不多见了,这门老手艺更是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,弥足珍贵。而我93岁高龄的大姑奶,就守着这门传统手艺,一针一线,坚守了一辈子。

孩子还在月子里,93岁高龄的大姑奶,就托人带来了一双亲手做的虎头鞋。红红的面料,绣着小巧可爱的虎头,针脚细密,一看就花了不少心思。我们捧在手里,心里又软又热。这哪里是一双鞋,分明是一位老人对重孙辈最朴素、最深的牵挂。

只可惜小家伙脚长得快,这双精致的虎头鞋只穿了一两次,就再也穿不上了。我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,那是一份沉甸甸的心意。

转眼到了冬天,大姑奶又托人带来一双夹棉虎头鞋,厚实又暖和。可宝宝还小,鞋子穿上容易掉,试了两次,终究不太好穿,加上脚又长了些,穿着也有些紧。

眼看端午快到了,我心里便想着,要是能有一双稍大一点、适合端午穿的虎头鞋,该多好。于是我托大表哥问大姑奶,看能不能再帮忙做一双。

隔了一天,大表哥告诉我,大姑奶年纪大了,手脚,眼神都不如从前,怕是做不动了。我听了心里有些怅然,也明白老人年纪大了,不宜再劳累。

可我没想到,这份温暖并没有断。

昨天,大表哥发来一张照片,是几双毛线钩的小鞋子,特别漂亮。他说:“这是你嫂子钩的,你看样式合不合适,合适她就再做。”

今天,我特意去了大表哥家。一进门,就看见大姑奶坐在床上织毛线。见到我来,老人很高兴,慢慢起身,走到衣柜前,打开柜门,拿出一个纸袋子。

我低头一看,一下子愣住了。袋子里整整齐齐地装着十几双大大小小的虎头鞋,全是大姑奶亲手做的。

大姑奶笑着说:“都是给我们重孙子做的,你都带回去,慢慢穿。”

那一刻,我站在原地,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我心里很清楚,这些鞋子大多偏小,“溜溜”现在已经穿不上了。可看着大姑奶满眼的欢喜与期盼,我拿也不是,拒绝也不是,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。

我知道,93岁的她,心里一直记挂着重孙,一有空就拿起针线,能做一双是一双,把对孩子的疼爱,都一针一线缝进这小小的鞋子里。

大表嫂那边,为“溜溜”准备了三双不同尺码的毛线虎头鞋。今天我带回最大号的一双。她还特意叮嘱我,先让小宝试穿一下。如果大小合适,她就继续按这个尺码,再给做几双;如果尺码不合适,就让我把脚尺码告诉她,她按实际尺寸重新做。

回家的路上,我捧着这一袋虎头鞋,心里满是感动。这世上,好看的鞋、贵的鞋,到处都能买到,可这种从心尖上疼出来、一针一线缝出来的亲情,是多少钱都买不到的。

一双小小的虎头鞋,从大姑奶的手里,传到表嫂的手里,兜兜转转,接力的,是一家人最真、最暖、最长久的情,更是一份快要失传的老手艺,在亲情里,静静延续。

